



如果可以回到过去

◎王月(平顶山新华区)

如果可以回到过去,但有各种令人讨厌的规则,而且什么也改变不了,离开的人还是会离开,死去的人依然会死去,你还会想回到过去吗?

我想我可能是想要回去的吧,有些人有些事是你一辈子的痛和遗憾,如果可以见最后一面说最后一句话,是不是这种痛和遗憾就会减轻甚至消除?

《咖啡未冷前》(川口俊和著,2017年6月出版)设定了这种可能,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,“一则离奇的都市传说”,诱惑着二美子、高竹、平井,在一个固定的座位,在一杯咖啡从热变凉的时间里,回到过去的某个关键点。

不同于各种穿越引起的蝴蝶效应,确实什么也没有改变,二美子的男友多五郎还是为了事业飞往美国,高竹的丈夫房木的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严重,平井的妹妹久美还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可是一切又发生了改变。二美子听到了多五郎的心声,他是爱她的,只是因为一道伤疤造成了自卑,觉得自己配不上美丽能干的二美子。他说三年后他会从美国回来,到那时他们再一起喝咖啡。

高竹看到了还认识自己的房木,也拿到了丈夫写给她的信。令她没有想到

的是,房木想在过去遇到来自未来的妻子,告诉她即使自己记忆丧失,也只想和她做夫妻。

离家出走13年的平井知道妹妹久美并没有恨她,也不是不想继承旅馆,她只是想和姐姐一起经营旅馆。

过去确实没有改变,但未来可期。因为人的心境变了。二美子期待三年后和多五郎结婚;高竹“又找到了和房木作为夫妻的感觉”;平井回到家乡,继承了旅馆。他们回归了幸福,并尽力给予他人幸福。

能回到过去,自然也可以去到来。患有心脏病的老板娘计怀孕了,她想生下孩子,但自己的身体却无法承受,她希望看到未来的孩子,支撑自己不要放弃。她如愿以偿看到了女儿美纪,并知道十五年间,为了美纪的幸福,周围的人倾尽全力。

这发生在恋人、夫妻、姐妹、母女之间的4个故事,披着奇幻灵异的外衣,内里却有一片暖宝宝。

小说由舞台剧改编而成,存在一定的缺陷。读着读着,你似乎还能想到《解忧杂货店》和《时生》,但设定很有趣,也很治愈。

治愈系是近年流行起来的一个词,

据说源于日本,治愈的力量存在于很多日本作家的作品中,平淡舒缓,像一碗不油腻的鸡汤,熨帖你的胃,温暖你的心。《咖啡未冷前》也是这样,它轻声细语告诉你几个普通人的故事,他们的不甘、后悔、遗憾和烦恼,让你慢慢体悟到朴素的道理:有些话只有说出来,对方才能真真切切地知道,不要吝啬表达你的爱意,和身边人好好相处,彼此沟通;珍惜每个当下,不要留下对过去的悔恨和遗憾;人心的改变,能够跨越现实中的任何阻碍。

24年前,母亲因为车祸意外去世,我没有见她最后一面。

10年前,亲戚的丈夫因为心梗去世,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,她和他发生了小口角,或者说她单方面说了不好听的话。

15年前,朋友的朋友仓促出国,产生一点矛盾的两人断了联络。

每个人心里都有想要回去却永远也回不去的那一天那一刻。我们一直渴望有这样的机会,能对耿耿于怀的人和事作一个了结,哪怕就是对望一眼,哪怕就是一个拥抱,哪怕就是一句对不起和再见。

如果能回到过去,我想试试,你呢?

波浪线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快了一年了,我都没进过电影院。“前度郎郎今又来”,再走进电影院,稀稀拉拉几个人,感觉挺新鲜,很惬意。可十几分钟过去,就哈欠连天,四下乱瞅。人物没个性,情节老俗套,想走。同伴说又不退票,走也白走。我想也是,就没动。饭咽不下,硬塞也不行,于是低头看看手机,抬头看看电影,硬熬到散场。

到家得知,老王他们来过,已走了半个多小时,后悔得我直跺脚。我才买了个鱼竿,叫他们再钓鱼唤上我,好跟高手学两招,现在可好,只怕车都开出几十公里了。唉,当初我要不心疼那张电影票钱,该多好啊。现在,钓鱼耽搁了,电影也不知道演的是啥,赔大了。

前段时间,我看过一本行为经济学的书,里面有这样一句话:沉没成本,已不是成本,应当忽略。作者还特别强调:这个知易行难。当时,我就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道很粗的波浪线,并加了批注,意在提醒。因为我常把沉没成本当成本。

我炒股,总是把买入价作为盈亏的指标。遇到股票下跌,总是不能果断斩仓,舍不得,再等等,也许会回升;再说,已经跌了这么多,还能有多大空间,以时间换空间吧;大跌,不也是买入的时机吗?也许会有资金抄底。总是心存侥幸,结果,窟窿越来越大。其实,根子还是买入价在做梗。因为它标明了我亏损的数额,心疼。那么多理由,其实是借口。沉没成本,就这样鬼使神差,一直立在我的心头,赶都赶不走,一步步把我拖向谷底。被沉没成本缠住,就身陷沼泽,本能地越扑腾越挣扎,就会越陷越深;越陷越深,挣扎得也就越发的厉害。

没事翻书,看到一个成语:堕甑不顾。《后汉书·郭泰传》载:东汉时,一个叫孟敏的人,挑着甑走路,一不小心,掉在地上。甑,是一种瓦制器皿,当即就碎了。他头也不回就走了。有人问他,咋连看都不看呢?他说,甑已破了,看有何用?十年以后,孟敏学成归来,名闻天下,位列三公。奇怪他不回头看的人,如我,估计人数不少。孟敏,能载入史册,当属典型。

看来,如何对待沉没成本,不单是一个人的行为方式,同时,也是一种思维模式,甚至说,是一种见识,一种格局,一种境界。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理性思维。人越是在意的东西,一旦沉没,就会额外放大它的成本。比如说,感情投入,时间投入,精力投入,财力投入等,因为成本过大,人往往感性大于理性,该忽略的忽略不了。正所谓“当断不断,必受其乱”。尼采说过:“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,深渊也在凝视你。”对沉没成本过于关注,从某种程度上讲,就是将错就错,继续扩大沉没成本。

看烂片,出不来,两头耽搁;买股票,陷进去不敢断臂。该忽略的不忽略,反而死盯着不放,我这是为什么呢?是惯性思维,是生活带给我的麻木,还是老往后看,忘记了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?我也说不清楚。但我觉得,从现在起,这道波浪线,要重重地画在我的脑子里了。

老屋顶上青苔青

◎马红娜(平顶山郏县)

老屋是村庄的名片,饱满而深重,凝结着一个村庄最纯正的滋味。屋顶的青苔和瓦松,是老屋的年龄,温润而亮彩,是承载日月的沙漏,只记数,不作他用。

虽然不知道青苔和瓦松因何而来,是风还是鸟,但都是岁月的馈赠。

因为工作关系,和老屋、青苔、瓦松经常相遇,每每遇见,我的意识就随之而去。它们站在高高的屋顶,俯视着我,仰面和它们对视的瞬间,心神中那令人悸动的感觉,常常会让我忘记本职工作。

我贪恋它们的美好,不可自拔,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绝不是人类的雕琢手艺所能企及。

它们规整的形态,对称的结构,历经风霜的颜色,在我眼里,犹如一幅幅神美画轴。它们或自成一幅,或连片成卷,或散漫,或慵懒,或澄澈,或萌宠。顺着屋瓦流泻而来,淹没我的神志。

最终,拂不去贪念,总要千方百计偷几棵,带回家中精心侍养。但大多时候,它们都湮灭在我的花盆里,能活下来的,或奄奄一息要死不活,或长成杂乱无章的纤弱细苗,再无昔日的灵动模样。

我终于知道,世间有些物种,不适于室内温柔的养护,它们天生属于狂

风烈日、暴雨冷霜。

老屋普遍高龄,瓦面上汇集了厚厚的尘土和腐叶,足以供给青苔瓦松们所需不多的养分。

倾斜的瓦面聚集不了太多的水分,青苔瓦松就拼命分裂壮大根系,在下雨的时候拼命吮吸,等雨后天晴,晒着暖阳,再拼命生长。

身处屋顶高处,它们最常遭遇的恐怕就是风了,地上轻微的风,在屋顶也会被放大几倍吧,所以它们发达的根系紧紧抓住并不算多的土壤,贴紧瓦面,除非瓦脱落,否则绝不放弃。

它们用生命拼过,知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痛苦和快乐,所以它们惜命,也接受并享受大自然所赐予的一切,不管是狂风烈日,还是暴雨冷霜。它们只管活出自己想要的形态,在屋顶恣意生长,疯狂享受。

因为拼过,哪怕失去生命,也不枉此生。因为拼过,所以无所畏惧。这是它们的世界,无人能及。

